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九冊目次

四書朱子大全四十卷

〔清〕戴名世 程逢儀輯
清康熙四十七年程逢儀刻本

.....

四書朱子大全四十卷

〔清〕戴名世 程逢儀輯

清康熙四十七年程逢儀

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書義獨取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相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譌舛丁亥秋程君舉以歸余余更畧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是鉅之於板以庶其傳明年春二月刻且成而余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氏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溫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余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則弗之錄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黃勉齋之序朱子語錄

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今衆聞而悉歸一已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嗚呼自朱子沒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瞀莫辨而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十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爲之挾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槩弗

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使學者眩瞀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者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函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既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之說雖其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衆論喧呶紛紛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烏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皆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將孔孟之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毋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勘便於觀覽而玩索也

在朱子之意則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言以爲近思錄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固陋竊本朱子此意而惓惓於序之篇終云康熙戊子春二月桐城戴名世序

朱子之書廣大悉備其學無所不通而一生精力尤在於四書自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而外凡其所著作與夫友朋師弟子間往復問答之言爲書不下數百卷其所以發明聖賢之旨者無餘蘊矣朱子既沒歷代皆表章其書學者莫不來以爲宗師然策流潛反復其旨趣者百不得一雖章句集註猶或誦之而不能深思其意至於他書則孰有購而爲之講習貫通者自朱子沒後諸儒多有講說其於朱子或離或合卒未能折衷而歸於一南山戴先生盡取朱子之書整齊排綴輯其尤切要者逐章逐節而附錄於章句集註之後於是朱子之發揮四書者粲然大備而學者之誦法朱子也不苦於卷帙之浩繁不眩於異說之汙漫有觀覽誦習之便而無岐途雜徑之憂先生不以儀爲無似而屬儀襄其役儀坐蕭寺中歷一年斟酌詳審其中頗復有所損益乃定爲若干卷刊而布之竊惟朱子之書後儒莫不尊奉雖有不盡合者而未敢訟言背叛也乃自有明正德以後異說橫行多能詆訾朱子而厭惡其窮理格物之學譬之丘垤之高行潦之水而欲以跨越秦岱嘲笑滄海也於朱子何傷亦見其不自量而已矣余嘗

博考朱子之書見近世所詆朱子者朱子早已解之疑朱子者朱子早已定之辨駁朱子自以爲獨得之解者朱子早已窮其弊而唾棄之未嘗見朱子之全書而肆其胸臆攘臂叫囂以狎侮程朱如是而曰吾以明聖人之道吾不信也是書也蒐輯條疏頗無遺漏學者一開卷而已覽朱子之大全則異說不得以相溷而正學於以日興矣儀不敏敬承先生之意既審定其書而復爲之序其端如此錢塘程達儀書

四書朱子大全乃吾師南山先生原輯而吾族兄鳳來實
襲其成奎與參訂雖言校之役蓋嘗聞先生之言矣先生曰
舉業興而文章亡世謂章興而理學亡夫文章者所以明乎
道也道之不明而安得謂之文今舉業家爲俗說之所浸
灌以苟且僥倖爲務其爲離淫日已甚往往舉百里之
大人士之衆舉業之文之多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
也故曰舉業興而文章亡也理學經宋氏諸儒而大明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其註四書者實得孔孟之道旨其書班
班具在而奈何爲講章者不能偏觀而盡識往往失其本
真或至攘臂裂眚而與之抗夫朱子於聖人之道身體而
力行之慎思明辨以著爲書與四書五經並垂於天壤而
講章家以其管窺蠡測之智侮前賢而誤後生致使舉世
替惑往往邪正之不能辨故曰講章興而理學亡也以故
余之爲此書也取朱子一家之言次而輯之類而編之而
鳳來復爲之笈定使讀者開卷了然而盡見朱子之全旨
庶不至爲講章家其說所亂則所以維理學之衰使舉業
家不至誤於所從而文章於是乎亦興在是書或亦不無
小補乎蓋先生之定爲此書其大旨如此竊以爲朱子集

四書朱子大全 程序

註章句而外其發明四書者甚多學者窮年而莫究在東
南士大夫家有其書者不過百之一二又未必能細加探
索而西北則學者恐不能舉其名目矣夫朱子諸書與章
句集註相爲發明者也讀章句集註而不觀於諸書則其
義猶有隱而不盡出者今先生於諸書撮其精華鉤其切
要附於章句集註之下使學之者便於觀覽其有功於朱
子而爲惠於後學甚大刻既成奎因識之以告世之學者
使知先生所以爲此書之意也歙縣程奎書

四書朱子大全 程序

四書朱子大全凡例

一此書仍大全之名者以朱子一家之言散見諸書今會萃於此而朱子之旨已完備無遺故仍其名至於義例則各不同也

一此書之作欲學者於諸書所採逐條融會透徹則於集註章句愈益豁然而白文本義無不暢之旨矣自此一切似是之論謬悠之解固不待辨而知其非也

一朱子語錄當時池州饒州建寧徽州蜀中所刊無慮一二百卷類聚之者為黃士毅後王似復加搜輯幾無遺矣但言之者非一時記之者非一手言之者非一時則容有未定之論記之者非一手則頗多重複亦間有舛誤今一以章句集註斷之存其已定而去其未定存其詳而去其畧存其精確而去其訛舛重複者存其一

二而去其餘昔朱子與門人問答有心得處嘗曰此等處添入集註中更好則此書之作亦或不失朱子之意也

一或問一書講本義者十之三四辨駁諸家之說者十之六七今諸家說雖多說既不載於此書則辨駁之語

亦可弗錄惟禪與子之似是而亂真者在近日駸駸又盛故於此等辨駁處獨多載焉

一明道伊川發明孔孟之義朱子搜輯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橫渠張子及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精義又中庸輯略本新昌石子重孫兩程先生語與其弟子游楊謝侯之說中庸者為集解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略此二書乃朱子所輯而非朱子之所自為言然既經朱子之採輯則亦猶之朱子之言也故附錄之然中間頗多不醇其見駁於或問者不錄即或問所未駁而義意無大關係者亦不繫錄也

一或問小註成於淳熙己酉冬蓋在集註既定之後朱子自云門人問答未經刊發者十之四刪訂舊刻十之五參載精義十之一然亦頗有雜採胡氏蘇氏曾氏諸家及張敬夫之言此書亦多採入其原在語類文集精義中者仍歸之語類文集精義中至於小註中有刪繁就簡處則亦間從小註

一纂集諸書用大字標書名於上下則分行小字或問

亦然惟大學或問則於註脚中更有註脚勢不得不變其例而或問則亦用大字書之

一近日講章皆著圈點所以爲學者指其精華所在也然圈點太濫則眉目又不清此書亦隨俗用圈點而不敢太濫但標其眉目而已至於章句集註則朱子自云逐字稱等又云無一字間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此則不敢隨俗妄加分別某句宜點某句宜圈某句宜單圈某句宜濃圈恐有涉於僭侮故止用逗點以便初學者之句讀而已

今日書天尺公凡例

一先讀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朱子教人讀書之序也後來大全諸本悉依其次第今仍之

一宋儒之書爲朱子之所採輯如精義輯畧或問小註等既頗有所參載而朱子同時與朱子卒後諸儒及元明以來講學之言雖多謬亂而亦非無精當有功於朱註者當倣此編之例另爲一書以俟他日

戴名世

丁亥冬日

程達儀

同識於吳門慧慶僧舍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責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問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大學朱子大全 章句序

一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

大學朱子大全 章句序

二

—

四、

四、

者所當先務。與陳丞相。善書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
 誠至論也。知得為學次第。既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
 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
 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若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
 庸。今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
 尤當深以貪多。驕等。好尚。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
 見邊事。若但入乎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
 已知得。便當謹守力。答吳伯豐。看大學當且專看大
 行。乃為學問之貴耳。一推窮。逐章。反復。通看。本章血脈
 相似。逐字逐句。篇次。序終。而後始莫論。偏數。今其
 全篇。反復。通看。篇次。序終。而後始莫論。偏數。今其
 通貫。淡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若。今方
 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
 彼此。迷暗。互相。違累。非惟不曉。大學。或問。小註。序。大
 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五
 一部。若三綱。領若八條。目。次序。森秩。脈絡。分明。上自
 天子。而下。逮庶人。皆可以明其性。分。之同。有荷。外面
 棄之。不至。論
 於異類。不止。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桐城戴名世原

錢塘程逢儀重訂

歙縣程 奎吳縣張士俊

歸安江三錫休寧程文斯

同定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語類

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

感激與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

之○可將大學用數月功夫看去此書前後方宜讀

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

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問

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

屋是盡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

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

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君也○大

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

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

教子亦無益也○大學如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

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

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

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大學是為學綱目

先道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

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

正心誠意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事○問大學一書皆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

格物皆是脩身內事曰此四者成就那脩身格身

推去做許多事○大學所載只是箇題目如此要

須自用功夫做將去○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

備學者為他設疑說了他未會疑到這上先與說

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

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

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他說便通透更與從前

所疑處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

處而今却是看見解底都無疑了○某於大學用

功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

於大學亦然論孟

中庸却不費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

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

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

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

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而是而

語類

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

天寶集詩大全

大



三

—

11.000

大學朱子大全



५

100

11

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者多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
今之所有當理者如人與我○把火將此火照物時又無
不燭明家若滅息者便是暗了明德能吹火照物時又無
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有所不
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意正心脩身不
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問德意正心脩身是日
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問德意正心脩身是日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
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衆理以
下之事○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日
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事親之必
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
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
○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
○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何必
去新他若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何必
小効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自是如此○問新民莫
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
齊之以禮是以禮新之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
度政刑使之去舊汚也○至善只是十分是處○凡
是善者固是好的然方是好事○至善只是十分是處○凡
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未盡故曰至善○至善
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凊皆定最善○至善
孝○至善是箇最好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
不盡亦不是至善○說箇止字又說一箇至字
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也○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求其
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也○問既日明德

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德是下
有十分明德是上○乃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
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
民脩身行已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
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外○止於至善是包
在明明德之新民已也○道也○明也○新民也○至
善蓋天下之第一道也○明也○新民也○至善蓋
望他處明德不可不略略也○明德新民二者皆至
略略地明德不須只是略略地明德便了○新民不
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是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
日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
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
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處至善只是以其
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
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
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此是仁若不
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爲人臣止於敬敬亦
有多般執一不可只道擊踞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
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
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
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
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
物事統而論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
羞惡之類不待其見於實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
此等德本不待其見於實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
所藏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磨出
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德我既是明德
箇明德見他人爲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
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磨以革其向來氣稟
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

大學朱子大全

、子

大學朱子大全

八